

江花

·微小说

A16

一面墙的记忆

■文/刘玲海



日本人的队伍是在一个冬天里开进邾镇的。那天,邾镇人首先看到的是他们乌亮的钢盔,接着看到日本兵的大皮靴,咔咔地踏在邾镇的大街上。

一个日本兵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抛过来,散落在邾镇人的脚边,有人说是东洋糖,就有许多人争抢。拾粪的朱三也抢了两个,剥开一个扔到嘴里嚼,嚼出一嘴甜甜的羊奶子味。朱三又剥开一个扔到嘴里,嚼着嚼着不动了,他看到空旷的邾镇大街另一头,一个人正走过来。

是邬先生。邬先生是邾镇的私塾先生,和女儿一起住在镇西的学馆里。此时的邬先生正一手端着书,一手拄着竹杖,迎着日本兵的队伍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走着,阳光下银色的长须飘飘,青色的长衫飘飘。

邾镇人安静起来,他们看到邬先生并不避让越来越近的日本兵,邬先生的目光越过日本兵的钢盔,注视着邾镇的上空。队伍前面的日本兵忽地亮出枪上的刺刀,一步步向邬先生逼近,邬先生依然我行我素,一步一步走在邾镇的大街上。

爷爷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到这里时,一口痰憋得他喘不过来气,我慌忙给他吸上氧气,慢慢地爷爷平静下来睡着了。本来这几天爷爷的病情稳定,是昨晚的电视新闻让爷爷烦躁不安的。新闻说邾镇市为了长远的发展,将把镇西的老城区全部拆除改建成商业区。爷爷一夜没睡,靠在床上吃力地写字,他说要给市长写一封请求信。

爷爷屈身的睡姿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戎马一生的躯体显得瘦骨嶙峋,刻着战争印记的脸上还悬着一滴眼泪。一个惊醒,爷爷坐了起来,记忆里的阵痛让他不能入睡,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排刺刀插进邬先生的前胸,邬先生倒下去,血染红了他手中的书和竹杖,还有邾镇的大街。

邾镇经历一阵骚乱后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唯一不同的是除了多了一群日本兵,就是大街上多了一个疯子。乱蓬蓬的头发遮住疯子大半个脸,一双脏手捧着一个破碗,见谁都笑。她是邬先生的女儿,邾镇人都知道她以前是一个聪慧的女子。她在大街两旁的店铺门口讨饭,也到有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去讨饭,她甚至不理睬日本兵的狼狗的追咬。邾镇越来越不安静了,随着日本兵经常遭到袭击,日本兵就和他的狼狗一样了见谁咬谁。

拾粪的朱三是喜欢早起的人,这天一大早,他就赶到西门外拾

粪。远远地看到城墙的一个豁口处几个带枪的人急急跑过去。他看到女疯子正站在那里,带枪的人给她敬礼。

朱三坐在剃头李的铺子里说起那早见到的事时,旁边的裁缝张一脸不屑,说你肯定是看花了眼,谁会给疯子敬礼呢。可后来的事证实了朱三的话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那一天,邾镇的大街上布满了日本兵的岗哨,一队日本兵推搡着遍体鳞伤的女疯子,不,是邬先生的女儿走来。她的上衣已是一缕缕带血的布条,一根铁丝紧紧捆住她的双臂。翻译官高声宣布她的罪行:这就是游击队探子的下场,她送给游击队的情报让皇军蒙受重大损失。

邬先生女儿边走边痛斥翻译官,并对街两旁的人喊着,邾镇的乡亲们,别再容忍日本人了,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赶出我们的家啊!

恼怒的日本兵当众割下她的舌头,她忽地挣脱出来跑到街边,在一面墙上用嘴里的血写出两个字,中国。然而,国字的一点没写完又被日本兵拉走,她又挣脱出来,一头向墙上撞去。国字的一点补上了,她也倒在那面墙下。

爷爷眼睛看着窗外嘴唇抖动着,讲这故事时让他自己泪流满面。

那面墙让邾镇的许多人站直了腰,那天晚上邾镇拾粪的朱三、剃头李及裁缝张等人都消失了,一直到多年后的那个秋天,他们才出现在邾镇的大街上。

那个秋天日本兵退却了,游击队的队伍进镇的那天下着雨。绵绵的秋雨湿透了邾镇的大街和大街上前进的队伍及街旁站立的邾镇人。队伍走到那面墙前停下来,对着墙和墙上隐隐约约的字痕齐刷刷地敬礼。邾镇人在队伍里看到了朱三、剃头李、裁缝张,邾镇人还透过雨雾看到邬先生正从大街西头走过来,银色的长须飘飘,青色的长衫飘飘。

爷爷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爷爷清醒时就念叨,不知市长有没有看到我的信,昏睡中的梦呓是重复的一句话,请你们留下那面墙啊。

爷爷又一次昏睡过去,电视里正播放着市长领着一群人视察镇西区改造的画面。

纯属意外

■文/胡兆喜

单位管后勤的领导接连倒了两任,一个滥用职权犯了经济罪,另一个乱搞男女关系作风败坏。于是,组织上准备公选一名后勤领导。

得知消息,老婆非逼我报名不可。她说,论资质、论能力,你不比别人差,这次无论如何都要争取一下。我笑说,虽说是公推公选,但换汤不换药,到头来还是要讲人情、走后门,咱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这官就是这么好当的吗?但老婆不依不饶。没办法,我只好递交了一份申请。

经过一番调查考核,我进入了最后一关:竞聘演说。就在演说的前一天,有小道消息说,人选已内定,演说也就是做个样子罢了。听了传闻,我准备放弃。老婆说,这有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再说既然已到这个份上了,上台过把瘾也好,这些年你还没登台演讲过呢。想想老婆的话也不无道理,“玩”一把又何妨呢?

因为一开始我就对这次公选没抱多大的幻想,再加上听到的一些传闻对我情绪上的影响,所以上台演说时,我不免调侃起来。我说:“我之所以站在台上演说,并不是冲着这个‘肥差’来的,完全是我那老婆逼的,因为我是典型的‘妻管严’……”在一片哄笑声中,我草草结束了演说。然而,谁也没料到,最终胜出的竟是我。

突来的惊喜让我一时难

以接受,私下里我找到办公室主任老马问究竟。老马告诉我,通过走访、考察,领导对你的工作比较满意,但是最主要一点,领导对你这次演说十分满意。领导总结了三个优点:一是敢于“自曝家丑”,为人坦荡诚实;二是竞聘不是冲着官位来的,不会“官迷心窍”;最为重要的是,你怕老婆,不容易在男女关系上犯错,日后不会在这方面惹麻烦。

回到家,我把老马的话告诉老婆,连连感叹道:“没想到,没想到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老婆却得意地哈哈大笑:“别臭美了吧,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打电话给组织部的那个老同学了,人家满口答应帮你的忙。没告诉你,是怕你清高,不乐意。我正准备带你一道去拜访老同学呢。怎么样,这背后强大的推手,你没想到吧,哈哈……”

于是老婆开着免提拨通了老同学的电话,说:“上次请你关照我老公竞聘一事……”没等老婆说完,对方打断了:“哦,实在不好意思,我把这事给忘了。你老公在什么单位,准备弄啥职务,等有机会我跟他们领导打声招呼……”

匆匆挂了电话,老婆满脸狐疑地瞅着我,喃喃地道:没想到,这还真是一场意外……

择邻而居

■文/黄艳梅

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结婚后我们住在老公的父母家。这些年来老公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收入不高,也没什么外快。读大学时我算是“校花”,当年追我的那些同学现在不少都事业有成,住上了高档商品房,开上了豪车,而我依然过着没房没车的日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有时也数落老公不上进,我的话老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

好不容易凑足了一笔钱,再加上贷款,我和老公决定买一套市区的二手房。我跑了一个星期,最终选定了两套差不多的房子供老公选择。这两套房子地段、小区环境、户型、面积都差不多,只是第二套房子的价格要贵上一万元。老公听了我的介绍没有表态,说要亲自去实地“考察”后再作决定。

我陪老公到第一套房子考察时,正巧遇见了我们未来的邻居下班回家,这是一个长相俊朗的中年男人,据说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中层

管理人员,他从奥迪上下来,见了我便礼貌地打招呼,还热情地向我介绍小区周边的配套设施、交通状况。老公在一旁听着,不时点点头,似乎对我选的这套房子挺满意的。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第二套房子,恰好也遇到了未来的邻居。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可能是日子过得不太顺,他两鬓有些斑白了。邻居不太修边幅,皮鞋上蒙着一层灰,骑着辆破自行车正准备出门。见我们来看房,他只是朝我们点了个头,算是打了招呼。

最后老公拍板说就买看的第二套房子。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快就定了?第二套房子要贵上1万元呢!”老公坚决地说:“俗话说,择邻而居,选到好邻居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舒坦。我有你这样一位貌美如花的老婆在家,要是买了第一套房子,就不得不与那位事业有成的男人为邻,那我往后的日子可就真没有安全感啦!”

听了这话我哭笑不得。

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胡月

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
年度获奖作品